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法] 司汤达 著 马林 译

Le rouge et le noir 

红与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法] 司汤达 著 马林 译

Le rouge et le noir 

红 与 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与黑 / (法) 司汤达 (Stendhal) 著; 马林译. —呼

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3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法国. 1/ 文良 主编)

ISBN 978-7-204-09387-8

I. 红… II. ①司… ②马…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3188 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红与黑

作 者 (法) 司汤达

译 者 马 林

责任编辑 包斯日古楞

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4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387-8/I·1932

定 价 28.8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目 录

卷 上

第 一 章	小城	1
第 二 章	市长	3
第 三 章	穷人的生计	5
第 四 章	父子之间	9
第 五 章	交易	12
第 六 章	无聊	17
第 七 章	共鸣	23
第 八 章	琐事纷纭	31
第 九 章	乡村之夜	36
第 十 章	心高命薄	42
第十一章	良宵夜思	45
第十二章	出门旅行	48
第十三章	花网长袜	52
第十四章	英式剪刀	56
第十五章	鸡鸣	58
第十六章	翌日	61
第十七章	常务市长	64
第十八章	国王驾到维里埃尔	68
第十九章	难得糊涂	77
第二十章	黑信	83

第二十一章	与主对话	87
第二十二章	一八三〇年的习俗	97
第二十三章	为官之忧	105
第二十四章	大都会	116
第二十五章	神学院	121
第二十六章	凡尘，或富人之缺憾	126
第二十七章	人生的初步体验	134
第二十八章	瞻礼圣体	137
第二十九章	首次晋升	142
第三十章	雄心勃勃	153

卷 下

第三十一章	田园之乐	166
第三十二章	初上青云	174
第三十三章	乍出茅庐	180
第三十四章	拉莫尔府邸	183
第三十五章	敏感与虔诚贵妇	192
第三十六章	拿腔作调	194
第三十七章	痛风发作	198
第三十八章	哪种勋章有身价？	204
第三十九章	舞会	212
第四十章	玛格丽特王后	219
第四十一章	姑娘的专治	225
第四十二章	另一位丹东	228
第四十三章	密谋	232
第四十四章	姑娘的想法	239
第四十五章	是阴谋吗？	243
第四十六章	凌晨一点	247
第四十七章	古老的剑	252

第四十八章	难熬时分	255
第四十九章	滑稽歌剧	259
第五十章	日本花瓶	265
第五十一章	秘密记录	270
第五十二章	商讨	274
第五十三章	教士们的树林和自由	279
第五十四章	斯特拉斯堡	285
第五十五章	贞操本分	290
第五十六章	道义之爱	295
第五十七章	教会肥缺	298
第五十八章	玛农·莱斯科	300
第五十九章	百无聊赖	303
第六十章	喜剧院包厢	306
第六十一章	令她惧怕	309
第六十二章	老虎	313
第六十三章	柔弱的磨难	317
第六十四章	睿者	321
第六十五章	暴风雨	326
第六十六章	可悲的详情	331
第六十七章	城堡主塔	336
第六十八章	权贵之人	340
第六十九章	幕后诡计	345
第七十章	心归宁静	348
第七十一章	开庭审判	351
第七十二章	图囿之中	356
第七十三章	最后的告别	361
第七十四章	断头台影	365
第七十五章	于连归天	371

卷 上

第一章 小 城

维里埃尔这个小城称得上是弗朗什-孔泰地区那些风景最秀丽的城市之一。红瓦尖顶的白色房子散落在小山坡上，枝繁叶茂的栗子树郁郁葱葱，显示出斜坡的曲折蜿蜒。杜河在它的城墙底下，离数百尺远外源源流淌而过，城墙为昔日西班牙人所造，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了。

维里埃尔北边耸立着连绵起伏的高山，该山属于汝拉山脉的一条余脉。维拉山犬牙交错的山峰从十月冷汛初临开始便已经被白雪所覆盖。一道急流奔驰而下，在注入杜河以前穿过维里埃尔，驱动着无数个木锯厂。这是一种十分原始的行当，给大多数农民色彩较为浓厚的市民带来了很大的实惠。不过这个小城的致富来源并非这些木锯。居民生活宽裕是靠织造一种被称为牟罗兹布的印花布，拿破仑失败以来，正是凭借于此，维里埃尔差不多家家户户的门面都已修葺一新。

一走进城里，您马上便会被一架噪声四起、外表十分可怕的机器发出喧闹不堪的声响震得头晕目眩。二十个沉甸甸的铁锤下落时，直砸得地动天摇。急流冲击水轮，带着那些铁锤上下起落。一个铁锤也不知每天能够冲出几千颗铁钉。一些水灵灵的妙龄女子将小铁砧送到大铁锤之下，转眼间便砸成了铁钉。这种活儿看起来挺粗笨，往往使初次到法国和瑞士边界山区中来的外地人感到惊讶万分。外地人走进维里埃尔，假如问起这家漂亮的制钉工厂是谁的产业，将大街上的行人震得头昏脑涨，便会有人拉长声答道：“嗯！是市长先生的。”

维里埃尔这条大街从杜河岸边直达坡顶，游人只要在街口稍事停留，多半会遇见一名行色匆匆、神气活现的身材高大的男子。

此人一露面，路人纷纷脱帽行礼。他鬓头斑白，灰色装束，胸前佩戴着好几个

勋章。前庭饱满，鹰钩鼻子，但总的说来，五官还算端正；头一眼望过去，还会使人感到，他的眉宇之间既有小城市长的尊贵，也有四五十岁的男人尚存的那份吸引力。然而巴黎行客不久便对他那种思维狭隘拘谨、踌躇满志和沾沾自喜的态度感到厌恶。不管怎么说，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此人的惟一才干便是在追索欠款时不许少给分文，而在欠其他人钱时则尽量拖延不还。

他就是维里埃尔市长德·雷纳尔先生。他步履庄严，穿过大街，进入市政府，在过客眼中不见了。不过假如您接着散步，向前再走上百步左右，便会见到一座外观非常豪华的房子；透过房前的铁栅，还能够见到一片姹紫嫣红的园林。再往天边看，勃艮第山脉群山模糊，似乎是专门为了使人看后大饱眼福才造出来的。这景色让过路人忘记了已然开始令他感到憋闷的、那种锱铢必较的污浊气氛。

本地人会对说这座房子的主人是德·雷纳尔先生。维里埃尔市长才修建起来的这座巨石砌成的豪华住宅，完全是凭借他所经营巨型制钉厂所获得的收益。他的祖先相传是西班牙人，也算得上是旧家世族，远在路易十四收入版图之前便已迁居此地。

从一八一五年，他就开始对自己的实业家身份感到羞耻起来。一八一五年他成为维里埃尔市长。花园一层层地往下延伸到杜河之滨；支持着这个五彩缤纷的花园的几部分护土墙，也是德·雷纳尔先生经营钢铁业生财有道的回报。

各位一定别希望在法国能看见似繁星环抱着莱比锡、法兰克福、纽伦堡等德国工业城市郊区的那种明丽怡人的花园。在弗朗什-孔泰，您愈是修建护土墙，石基垒得越高，便愈有权利得到四邻八舍的敬重。德·雷纳尔先生的花园中围墙重重，由于他花重金买来花园如今占有的某些地皮，因此花园就格外令人艳羡。例如那座雄居杜河岸旁特别显眼位置的锯木厂，您一进入维里埃尔，就会感到触目惊心，您会发现“索雷尔”的姓氏用斗大字母写在屋顶那块横板上。六年以前该厂所在的那个地方，如今正在砌德·雷纳尔先生花园的第四道平台护土墙。

虽然市长先生架子很大，到头来也只能跟老索雷尔这个很难说话、脾气倔强的农民多次讨价还价，付给他大把明晃晃的金路易，才让他答应把锯木厂迁往别处。至于推转轮锯的那条公用河流，德·雷纳尔先生凭借他在巴黎的声望，才得以指令其改道。这一做法在一八二〇年的大选之后才得到恩准。

在下游距离五百步的杜河岸旁，他用索雷尔四阿尔邦的土地才换得一阿尔邦的土地。虽然这个位置对松木板的生意更有利，索雷尔老爹——从他发迹之后，地方上全都这样叫他了——然而他利用邻居急不可耐的占有欲，居然敲到一笔六千法郎巨款。

说实话，这桩买卖事后遭到了当地那些有识之士的非议。四年后的一个礼拜天，

德·雷纳尔先生身着市长服由教堂归来，老远看见老索雷尔带着三个儿子，看着他直发笑。这一笑令市长先生恍然大悟，此后他情不自禁地总是想，原本他可以用更廉价的价钱成交换地之举。

在维里埃尔如果想得到众人的敬重，最要紧的是在建许多护土墙同时，千万不能采用那些在春天经过汝拉山口去巴黎的石工从意大利带来的图样。这种标新立异会给一时不慎的业主带来一辈子都甩不掉没头脑的坏名声，他在精明、保守的人们眼中就会名誉扫地，而在弗朗什-孔泰，左右民意来毁别人名誉的，就是这些不偏不倚的精明人。

实际上，这些智叟言论霸道，让人非常讨厌。也正是由于这样，对于在共和国制度下的巴黎住惯的人而言，来到这些内地小城中便会觉得不堪忍受。那种舆论的专横跋扈，不管在法兰西小城镇中，还是远在美利坚合众国，都同样愚不可及。

第二章 市长

对于沽名钓誉的行政官员的德·雷纳尔先生而言，万幸的是在杜河水面十丈之上，有一条顺着小坡延伸、作为公共散步的林荫大道，当务之急就是在路边修建一道长长的护土墙。这条公共散步道位置极佳，从那儿能够看见法国最优美的景点之一。然而每年春季，雨水弄出条条沟壑，让人很难使用。所有的人都觉得很不方便，倒成全了德·雷纳尔先生，他认为有必要造出一道两丈高、三四十都阿斯长的护土墙，以此令他的德政永垂百世。

为了修建护土墙的栏杆，德·雷纳尔先生大驾亲征，去了三次巴黎，因为前任的内政部长公然宣称，他坚决反对维里埃尔修这条散步道。这道墙的栏杆如今砌得有四尺多高了。同时仿佛是有意向所有现任与前任的部长示威一样，这个时候正在用大块石板装贴墙面。

有许多回我前胸靠着那些光滑的、蓝灰色的累累巨石上，回味着昨天夜晚放弃的巴黎舞会，凭栏俯视杜河的河谷！在那一边，在河的左岸，有五六条蜿蜒曲折的岩壑，谷底的溪流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它们形成层层瀑布飞泻而下，最后汇入杜

河。在此地山间，阳光十分酷热；每当太阳直射，在这平台上过路人可以在浓荫匝地的悬铃木下憩息。它们长势很猛，枝叶绿得发蓝，完全是靠市长先生叫人运泥壅土，垒他那道高大的护土墙，因为他对市议会的反对毫不在乎，把散步道拓宽了六尺多；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按他的看法，还有那位维里埃尔济贫所幸运的所长瓦尔诺先生的看法，这座平台堪与圣日耳曼-昂-莱的平台相媲美。

我呢，我认为“忠诚大道”惟有一点应当受到责难。这条林荫道的正式名称在十五到二十个地方的大理石板上可以看见，而这些路牌又使德·雷纳尔先生获得了一枚十字勋章；我所要责难的就是市政当局规定替枝繁叶茂的“忠诚大道”上的悬铃木修剪，修剪得太苦的蛮横做法。它们很希望有我们在英国见到的那种亭亭华盖的外形，而并非树冠矮墩墩的、圆圆的、平平的，看起来犹如普通的蔬菜。然而市长先生的意志决定一切；凡市政府辖区内的树木都会一年两次遭受残忍的剪削。本地的自由党人士宣称——可能是言过其实：自从副本堂神父玛斯隆先生定下将剪下来的树枝收入归他所有的规矩之后，公家的这位园丁下手就更不肯留情了。

这位年轻的传教士是几年以前从贝藏松派来监督谢朗神父与附近的几位本堂神父的。有一位曾经随军远征意大利的老外科军医，退伍后住到维里埃尔来，据市长先生说，此人生前既是雅各宾党，也是波拿巴党徒。有一天那位老军医居然状告市长先生，说不应该对这些漂亮的树定期大修大剪。

“我喜欢树荫，”德·雷纳尔先生答道，带着一种在对一位获得荣誉勋章的外科医生讲话的时候听起来不失分寸的傲慢口吻，“我喜欢树荫，我的树叫人这么修剪，要的就是树荫；我无法想像一棵树还有什么其它的用处，假如它无法像有用的胡桃树那样带来收益的话。”

维里埃尔权衡一切就是靠着这句座右铭：“带来收益。”可数的几字就概括了四分之三以上居民的习惯思维。

在这个您感到这样美丽的小城内，是否能够带来收益成为决定一切的理由。到此一游的外地人，进入小城周围那些清爽、深邃的山谷，最初想像的是这里的居民对美肯定特别敏感；他们对于自己家乡的风物之美谈论得当然很多，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很看重它；不过这只是因为这种美能招揽游人，他们增加客店主人们的财富，并且通过纳税给城市带来了收益。

秋季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德·雷纳尔先生由妻子挽着，顺着“忠诚大道”慢慢走去。德·雷纳尔夫人一面听丈夫神态庄重地讲话，一面不放心地盯着三个小少爷的所有举动。其中最大的一个大概有十一岁，总是跑到石栏那边，看模样想爬上去。只听到一个娇音嫩语喊出阿道夫的名字，孩子便只好放弃胆大妄为的念头。德·雷纳

尔夫人看起来徐娘半老，不过仍然不失秀丽的风韵。

“巴黎来的这位要人肯定会懊悔，”德·雷纳尔先生悻悻地说道，面色显得比平常更惨白了。“我在宫里也并不是没有什么朋友……”

然而，虽然我想要写上两百页和诸位谈一下外省，我也不至于那样蛮不讲理，忍心让诸位去听上一次极为啰嗦的外省谈吐。

维里埃尔市长深恶痛绝的这位来自巴黎的要人，并非旁人，正是阿佩尔先生，两天以前他不但设法溜进了维里埃尔的监狱与济贫所，并且还参观了市长和当地几位重要的业主义务着管理的医院。

“然而，”德·雷纳尔夫人怯生生地说，“您既然清正廉明，廉洁勤谨地管理穷人的财产，那位来自巴黎的先生又能找出您什么碴儿呢？”

“他就是专门为挑毛病而来，然后他就写成文章往自由主义报纸去投稿。”

“您从来都不读这种报纸呀，亲爱的。”

“但是其他人总是向我们提到这些雅各宾激进派的文章；这些让我们分散精力，什么正经事都干不了。要说我，我不管怎样都不会饶了那个本堂神父的。”

第三章 穷人的生计

要知道，维里埃尔的本堂神父是一位年过杖朝之年的老者，但是由于山里空气清新，体魄像铁打一样结实，意志也像钢铁一样坚强。应当交待一下，他完全有权利随时出入监狱和医院，以及济贫所。有人从巴黎把阿佩尔先生介绍给这位本堂神父。他很机敏，抵达这个人们喜欢打听的小城的时间恰好是早上六点钟，并且直奔本堂神父的家里。

谢朗神父望着法国贵族院议员、富甲一省的大财神德·拉莫尔侯爵写来的举荐信，心中不由自主地沉吟。

“我年事已高，在这里人缘儿也不错，”最后他轻声自言自语道，“谅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然后他立即朝那位巴黎来客回过头去，虽然年事已高，但是眼中仍然闪闪发光，似乎在说，他喜欢去做一件多少担点儿风险的正义之事。

“请跟我来吧，先生，当着监狱看守的面，尤其是当前济贫所管事们的面，希望您别对您看见的一切多加评论。”阿佩尔先生知道自己碰到的是一位有心人。于是跟着德高望重的本堂神父巡视了监狱、医院和济贫所，提了很多问题，虽然得到的回答有点儿奇怪，他仍然抑制自己，没有丝毫责备的神情。

此次巡视，一连续了几个钟头。本堂神父邀请来客一同回家吃午饭，他推辞说有几封信需要写，实际上是他不想过分牵连他这位慷慨的伙伴。下午三点光景，两人巡视完济贫所，然后又折回监狱。在大门前他们碰见了监狱看守，一名身高六尺、生了一双罗圈腿的彪形大汉，他那张原本就猥琐的面庞，再加上凶神恶煞的样子，变得非常难看。

“噢！先生，”他一看见本堂神父，便马上问道，“和您在一起的这位先生，可是阿佩尔先生？”

“是又怎样？”本堂神父答道。

“是这样的，前一天我接到一道严令，是省长派一个宪兵骑马可能跑了整整一个晚上送来的，命令不许阿佩尔先生踏进监狱。”

“我告诉您，努瓦鲁先生，”本堂神父说道，“这位同来的客人就是阿佩尔先生。您是否承认，无论白天或者晚上，我随便什么时候都有权力走进监狱，并且我喜欢带什么人一起来都行吗？”

“我不否认，本堂神父先生，”监狱看守低声下气地说，并且像只怕挨揍而不得不顺从的狗一样垂下头来。“但是，本堂神父先生，我有老婆孩子，要是有人告发，我就会被撤职。我完全靠我这差事来过活。”

“我如果失去我的差事同样会感到难过的。”慈祥的本堂神父又说道，更加激动了。

“那可不同啊！”监狱看守立即回应道，“您嘛，本堂神父先生，人人都清楚您一年有八百法郎的收益，还有产业……”

事情的经过情形就是这样的，两天以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并且用各不相同的方式添枝加叶，使维里埃尔这个小小的城市沸沸扬扬，挑起了各种仇视情绪。德·雷纳尔先生此刻同他妻子发生了小小的争论，也就是因为此事。早晨他领着济贫所所长瓦尔诺先生，到本堂神父家负荆请罪，对他表示极端不满。谢朗先生在这里无根无蒂，他完全体会到他们话中的分量。

“那好，先生们！我活到八十岁，就做这周围地区第三个给革职的本堂神父好了。我在这里已经住了五十六个年头，此地的居民差不多全是由我行洗礼，我以前来的时候这个城还不过是区区小镇。我天天都给年轻人主持婚礼，他们老一辈的婚

礼也是我主持的。维里埃尔是我的家，可是我看到那个外地人，心里也想过：“这个来自巴黎的人很可能确是个自由党人；如今自由党人不是满街走吗？但是他对咱们的那些贫穷人与囚犯又有什么坏处呢？”

德·雷纳尔先生的责问，尤其是济贫所所长瓦尔诺先生的非难，变得愈来愈厉害了。

“得啦，先生们！你们叫人革我的职好了，”上了年纪的本堂神父声音颤抖地喊道，“我还是要住在这儿的。人人都知道，四十八年以前我得到过一份田产，一年有八百法郎的收益，我将来就靠着这笔进款生活。所以，我在任职期间，没有什么来路不明的积蓄，先生们，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有人说要撤我的职的时候，我也不怕。”

德·雷纳尔先生一直都和自己的妻子生活得十分和睦；然而他不知应当怎样来回答她怯生生地对他提出的这个看法：“这位从巴黎来的人，对囚犯能有什么坏处呢？”他正想发作，忽然听到她一声惊叫。原来看到二儿子爬上了平台护土墙的石栏，虽然这堵墙比另一侧的葡萄园要高出两丈，他还在上边快跑。德·雷纳尔夫人担心吓着自己的儿子从墙上摔下来，因此连话也不敢对他讲。后来，这个认为自己非常了不得、得意洋洋地大笑着的孩子向母亲望了望，看见她面无血色，便跳回地上，向她跑过来。他立即着实地挨了一顿责骂。

这次小意外改变了夫妻俩交谈的内容。

“我必须得把锯木板工人的儿子索雷尔雇到家中来，”德·雷纳尔先生说，“叫他来管管孩子，孩子越来越顽皮了，咱们已经管不了了。他是位年轻教士，或者说，跟教士差不多，是个优秀的拉丁语学者，孩子们跟着他一定能有长进；因为按照本堂神父的说法，他个性刚强。我出三百法郎，兼管膳宿。以前我对他的德行有点儿不放心；因为他是那个得到荣誉勋章的老外科医生的心肝宝贝。这个外科医生推说是表亲，去索雷尔家包伙。事实上此人大有可能是自由党人的一个密探；他说咱们这儿的空气对他的哮喘病有益；可是这没有什么能够证实。他以前参加过布奥拿巴特在意大利的所有战役，听说他那个时候甚至还签名不赞成建立帝国。这个自由党人教小索雷尔读拉丁文，还将随身携带的一大批书留给了他。所以我本来是不想让这个木匠的儿子来陪伴我们的孩子的。可是本堂神父，恰恰在我们闹翻的前一天，他告诉我说，这个索雷尔已经研究了三年神学，准备将来进神学院；这么说来，他并非自由党人，而是一位拉丁语人才。

“这样安排还有其它的好处，”德·雷纳尔先生一面接着说，一面带着一副狡猾的表情看着自己的妻子；“瓦尔诺刚刚为他的敞篷四轮马车买了两匹美丽的诺曼底

骏马，神气活现的。可是他的孩子却没有家庭教师。”

“说不定他会把咱们这位抢走。”

“这么说你对我的计划表示同意了？”德·雷纳尔先生微笑着说，感谢妻子的慧心巧思。“好吧，事情就这样定了。”

“哦！善良的天主！我亲爱的，你这么快就拿定主意了！”

“这是因为我有魄力，想必本堂神父看得非常清楚。我们没必要躲躲闪闪的，咱们身边全是自由党人。每一个布商都在嫉妒我，这一点我心里非常清楚；他们当中有两三个已经发了财；那好，我倒很愿意让他们见识见识，德·雷纳尔先生的孩子们有自己的家庭教师带着去散步。那才有气派呢。我的祖父以前就总是对我们讲，他年轻时就有过家庭教师。这样一来我也许会花一百个埃居，可是这应当看作一笔和我们的身份息息相关的必要开支。”

这一出人意料的决定，令德·雷纳尔夫人陷入了沉思。她长得亭亭玉立，身材匀称，曾是当地公认的美人儿。她有着一一种朴实的情趣，举手投足都散发着青春的活力；在一个巴黎人看来，这种充满天然风韵和活力的、纯真的娇憨之态，甚至会令人陡兴绮思。德·雷纳尔夫人假如知道自己有这种令人倾倒的优点，肯定会羞得无地自容的。她的心里从来不曾有过一点儿风流浪漫、故作姿态的念头。那位有钱的济贫所所长瓦尔诺先生，曾追求过她，结果一无所获，这一来给她的贞淑品德增添了一片耀眼的光彩，因为这位瓦尔诺先生，年轻魁梧，身强力壮，面色十分红润，留着黑而浓密的络腮胡子，属于被外省称作漂亮人物的那种为人粗野、放肆、敢说敢叫的汉子。

德·雷纳尔夫人生性腴腆，外表看上去情绪极不稳定，她格外反感瓦尔诺先生一刻不停地活动和大声喧哗。她远离维里埃尔地区所谓的欢乐，这使她得了个为自己的出身门第感到非常骄傲的名声。她对此事不是太在乎，但是看见到她家里来的城内的男性居民愈来愈少，感到十分庆幸。我们不想讳言，她在他们的太太们眼中不过是一个傻瓜，因为她完全不懂得向丈夫耍手腕，白白地放过了很多大好的机会，没有叫他替她从巴黎或贝藏松捎几顶好看的帽子。只要别人不打扰她，叫她独自一人在她漂亮的花园中安闲徜徉，她就永远不会抱怨什么了。

她是一个不失天真烂漫的人，从来不曾想过对自己的丈夫有什么看法，或者承认他让她觉得讨厌。她想像着，但是从未明言，丈夫与妻子之间温馨的感情也不过这样。当德·雷纳尔先生和她说到教育孩子的事时，她非常喜欢听。他准备让大孩子做军人，二孩子做法官，三孩子做教士。不管怎么说，她感到德·雷纳尔先生和她熟悉的任何一位男人比起来，远不如他们那么让人讨厌。

当妻子的这种判断也不是没有道理。维里埃尔市长靠着从一位叔父那里继承下来的半打以上的笑话，博得一个头脑清楚、谈吐文雅的美名。老上尉德·雷纳尔革命以前在德·奥尔良公爵的步兵团中服役，后来到了巴黎，被准许随便出入公爵的客厅。在那儿他遇见过德·蒙特松夫人、赫赫有名的德·让利斯夫人、王宫中的发起人迪克雷先生。这些人物时常出现在德·雷纳尔先生津津乐道的故事中。不过回忆这些错综复杂、微妙难言的事儿，对他而言，逐渐成了一个苦差使，因此最近他只有在重要场合才讲述他那些关于德·奥尔良家族的掌故。另外，除去在提起和钱有关的事情，他都很有教养，因此他有充分的理由被别人认为是维里埃尔最有贵族风度的人物。

第四章 父子之间

“我妻子的确是头脑聪明！”翌晨六点左右的光景，维里埃尔市长一面自言自语，一面向索雷尔老爹的锯木厂走去。“尽管我想显得自己比她高明，跟她说到雇用的事，不过我根本没有考虑到，假如我不请索雷尔这个精通拉丁文的小神父，贫民收容所所长那个无时不动脑子的人，极有可能会同样的念头，捷足先登，把他从我手里抢过去。他会用不知该有多得意的口吻说起他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呀！……这个家庭教师，只要归我所有，是不是还穿一身黑道袍呢？”

德·雷纳尔先生心中正琢磨，蓦然从远处看到一个乡下人，那人身高约有六尺，从一大早就似乎在那儿忙活着量在杜河沿岸上堆着的大批木材。他见市长先生走来，好像有点儿不怎么自在；因为木材挡住道，堆放在那里属于违章。

索雷尔老爹——因为此人就是他，听了德·雷纳尔先生对他提出的那个要聘用他儿子于连的出人意料的提议，起初很惊讶，然后感到欣喜。但他在听时，依然板着脸，装出兴味索然的神情，这个地区山里的居民非常擅长用这样的神情来掩饰自己的精明。这些山民在西班牙人统治时代做过奴隶，到现在仍然遗留着埃及农民的那种外貌特征。

索雷尔的回答，先是来上一长串他背得滚瓜烂熟的客气话。勉强的佯笑越发突

出了他脸上生来就有的那种虚假狡狴之态。这位脑子灵活的老农民不住地搬弄着这套废话，一面正在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令这么一位显要人物要将他那没出息的儿子聘请到家里去。他很不喜欢于连，恰恰是于连，德·雷纳尔先生肯出三百法郎一年、高得出人意外的薪水雇用，此外还管吃管穿。最后这项条件是索雷尔老爹脑子突然一转，提出来的，德·雷纳尔先生居然立即同意了。

这项要求引起了市长的注意。“照理说，索雷尔对于我的提议应该喜出望外、极其满意才对，”他自言自语道，“显而易见另外已经有人在打他的主意了。假如不是瓦尔诺，又能是什么人呢？”德·雷纳尔先生催索雷尔立刻拍板成交，然而一无收获。老农民十分狡猾，一味地婉言拒绝；他说要跟儿子商量商量，倒像在外省富有的父亲看来并非只是走走形式，还的确得向一文不值的儿子讨主意一样。

水力锯木厂设在河边，只有一个棚架。四根粗壮的柱子托起一个木结构的棚顶。在敞棚中央，在八尺到一丈高处能够看到一把锯子上下起落，一个相当简单的机械装置把木头往锯上送。河水的冲力，驱动一个水轮，这个水轮带动这个有着两重作用的机械装置；一个令锯子上下起落，另一个将木头慢慢地送到锯上，再锯成薄板。

索雷尔老爹走近他的工厂，扯开嗓门叫于连；可是没人答应。他只见到他那两个身材魁梧的儿子，正在拿着笨重的斧子砍松树树干，再把整段整段的木材送到锯上去。他们聚精会神，对准木材上划的黑线砍下去，每一斧砍下去，都会削去大块大块的木片。他们没听到父亲的呼唤。他向敞棚那边走去；走进敞棚以后，看到应当呆在锯子一边的于连，在高于锯子五六尺处，骑在一根房梁上。他不仅没有专心地看着机器，却在那里认真读书。索雷尔老爹对此最恨不过。他或许可以原谅于连身材瘦削，不适合干力气活儿，和两位哥哥长得大不一样。然而这种喜欢看书的古怪爱好他最讨厌，因为他自己是不认识字的。

他又喊了于连两三声。年轻人把全副精力集中在书上，和锯子的噪声相比，更妨碍他听到父亲那吓人的喊声。后来，他父亲不顾自己岁数已大，轻轻一跳，踩在正要锯开的一棵树上，然后从树上跳到托着棚顶的横梁上，抬手把于连手里拿着的书击落到河中去，第二掌扇在头上，和前一下一样凶狠，打得他摇摇晃晃，差点儿从一丈二尺到一丈五尺高的地方跌落下去；机器正在转动，假如跌落到机器的杠杆之间，会被摔得筋断骨折。可是就在他正要摔下去时，父亲伸出左手，一把将他拽住：

“好啊，懒骨头！您日后在应当看着锯子时，还看你这种混账书吗？要看等晚上到本堂神父那里瞎混的时候再看也不迟呀。”

于连尽管被打得头晕眼花，满脸是血，仍然连忙回到锯子旁边规定的位置上去。

他眼中噙泪，但是这倒并非因为身上疼，而是由于丢了他非常喜欢的那本书。

“下来，畜牲，我有话想对你说。”由于机器的噪声，于连还是没有听到这个命令。他的父亲已经跳到了地上，不想再费劲跳到机器上去了，所以找来一根用来打胡桃的长杆，去敲打他的肩膀。于连脚刚刚着地，老索雷尔便粗暴地把他推在自己前边，往家里撵去。“天晓得他会怎样训我！”年轻人心里嘀咕着。他一面走一面向小河里悲伤地看了看，他的书就掉在那儿，正是他最喜欢的那部书：《圣赫勒拿岛回忆录》。

他两颊绯红，低头看着地。他是一个个子不高的小青年，十八九岁，看起来身体非常瘦弱，五官尽管不算端正，不过非常俊美，长了一个鹰钩鼻。两只大而黑的眼睛，安静时，看起来沉稳、热情似火，此刻却充满了怨愤幽深的神情。深栗色的头发，发际非常低，前额头显得很窄，所以发起怒来，有股狠劲。人类的面庞各种各样，千差万别，可是这么特别，这么不一样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了。他身材不错，只是略嫌瘦削，潇洒有余但壮实不足。从小时候开始，他那深思的表情和惨白的肌肤，曾经一度让他的父亲以为他养不大，就算能活下来，也肯定是家庭的一个累赘罢了。家里的人全都瞧不起他，所以他就恨上了自己的哥哥和父亲。每逢星期天在公共场所嬉闹，他从来都是输家。

不到一年前，他那俊美的面孔渐渐地在妙龄少女当中获得了一些赞许。于连被视为无能之辈，遭到大家的轻视，他崇拜敢于争一日之长，向市长提出悬铃木不该大修大剪的那位外科老军医。

那位外科军医有时付钱给索雷尔老爹，才买到他儿子读书的时光。他教于连拉丁文与历史，而所说的历史，也仅限于他自己所知道的那些：一七九六年意大利战争。将要离开人世的时候，他将自己的荣誉军团十字勋章、未领的半饷以及三四十本书都遗赠给了他。在这些书里，最宝贵的一本刚才已经掉进市长先生凭借权势私自改了道的那条公家小河里了。

于连一进入家门，就感到肩膀被他父亲那两只有力的手按住了。他浑身颤抖，等着挨揍。

“回答我，不准撒谎，”老农民粗声粗气，在他耳旁大声说道，同时用手一拨，像孩子对待铅制的玩具兵一样，将他的身子拧过来。于连那大而黑、噙着泪水的眼睛和老木匠那两只恶狠狠的、灰色的小眼睛四目相对。老木匠似乎想将他内心深处的心思一眼看穿一样。